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齡

謄録監生臣孫悅祖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九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宋理宗時侍御史李鳴復奏曰臣近覩邸報趙范趙葵全子才並除三京留守中原故都盡歸版籍高宗皇帝三十六年經營而不可得孝宗皇帝二十八年圖回而未能有者陛下總攬權綱不一載而坐復之功光祖宗

業垂後嗣此固溥海内外喜聞而樂道也然二使之歸自陵寢也得之身履見之目擊咸謂所過丘壚寂無煙火骨殖横道蓬蒿蔽空皆緣北兵經行舉無噍類是以若此其為慘毒蓋亙古所無有也惟北兵有亙古所無之慘毒故國家有亙古所無之機會以其絶無而僅有也人固喜之臣實憂焉臣前所謂得之易守之難又謂用兵一事不獨係生靈之休戚實有關宗社之安危即臣之所憂大略也夫中原之所至清野邊閫皆知之特

朝廷未知之耳襄帥之所主在和既不以實告而惟欲以和而策勲淮帥所主在戰亦不以實告而惟欲以戰而奏績和戰之議不同其誑為之辭以幸朝廷之聽從則一而已逮夫和之說不售戰之說得行盡起兩淮之夫悉空兩淮之積移防江之戰艦以漕運撤防江之戍卒以出征驅數萬之師入無人之境捷雖屢至實未嘗戰也兵不接戰非所謂捷也臣恐或遇大敵勝負之勢未可知也此可憂者一也古之取天下者争其所有餘

不爭其所不足諸將皆走金帛財物之府是財即吾財也築甬道以取敖倉粟是粟即吾粟也農願耕於野商旅願出於市是民皆吾民也今咸無焉所獲者空城耳必也散東南之財而後人可聚發東南之粟而後食可飽移東南之民而後田可闢貨可通川竭谷虛丘夷淵實臣恐枝葉未敷而本實先撥矣此可憂者二也韃與金交戰幾三十年金未嘗不守河也而其師不由河以濟未嘗不守關也而其騎不由關以入未嘗不講和也

而其禍不以和而解蓋其英鷙果銳之氣習性堅忍不滅金不止也今釁隙既開忿心必激邇者偏師相遇小小交戰而我軍已不支矣然其國酋將佐猶深居草地未嘗出也其出愈遲則其禍愈大將恐不擊藩籬而直犯吾之堂奥不爭臂指而直衝吾之腹心先備弗豫後悔無及此可憂者三也邇者朝紳建議謂宜沿江重鎮別除帥閫内以弭蕭墻不測之患外以消尾大不掉之勢不但防韃而已此萬世長慮也而廟堂弗之聽其心

蓋曰吾有河可恃有關可守乘破竹之勢振拉朽之威北渡河可舉燕趙西入關可定秦隴車書萬里文軌一家又何必畫江以為限志非不大論非不偉也然進於前豈可不顧其後利於得豈可不虞其失今北兵南來王師小衂亦可小警矣而斂兵據險之外沿江措置且復悠悠非獨沿江也當風寒之衝者京襄也子才握制閫之權未嘗至洛楊恢罷制閫之命乃使守襄閫諸道路子才與葵爭欲得開封為之故違命不行僅遣楊義

以往義之敗子才之罪也萬一敵人直趨峴首徑擣江
陵制帥遠在一隅將誰任其責乎㳂江事體最重荆襄
事勢最急儻不博採千萬人之公論而惟曲從二三子
之私情當重者反輕當急者反緩其不敗乃事者鮮矣
此可憂者四也自昔蠹財害民暴征横斂未有不自用
兵始漢武帝有征伐四方之功其末也至於筭舟車榷
鹽鐵唐德宗有一平海内之志其甚也至於税間架除
陌錢冒其所不可而爲之皆兵食爲之累也今天下貴

用夥矣而猶斂不及民特恃有楮耳蜀楮創於天聖其後行之陜府行之熙河至湟鄯之取多出以助兵費其法大壞遂以新界之一易舊界之四又詔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更不收兊此崇觀間姦臣誤國可為萬世鑒也今京楮之出至二十千萬有零矣而印造未已蜀楮之出至十七千萬有零矣而用度未足萬一楮價益賤艱於支遣又何以為策此可憂者五也臣之為陛下憂者五而未嘗一陳其策非無策也是在將與相而已中

外有强弱而使其强常在中國者將也内外有重輕而使其重常在朝廷者相也使為將者知所以應敵又能以體國為心知所以足兵又能以愛民為務有持重而無躁急有謹畏而無驕盈則前乎三者之所憂庶乎其可釋矣為相者不以一時之近功為喜必以萬世之遠業為慮察民情之休戚揆國計之盈虛固其本毋徒逐其末理其内毋騖其外則後乎二者之所憂亦庶乎其可釋矣雖然臣猶有言焉益之告舜也首發其嘆而曰

戒哉儆戒無虞所以重其事也而詳其所戒則言罔者凡五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是也言勿者凡三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是也此皆戒詞也而終之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何也盖天下歸往之謂王使人君能於是八者戒謹而無怠忽之心儆懼而無荒廢之志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雖遐方絶域莫敢不來王矣古聖賢講明治道本末有序内外有别而相與儆戒之際其

嚴如此臣之所憂者五將相事也益之所戒者八人主事也陛下德性高明義理融貫以所當憂者責之將相以所當戒者行之聖躬中興事業不難致矣臣非不知三京既歸四海交慶顧乃不能將順以賛陛下之美猶且憂危以動陛下之聽臣非過慮也自昔圖大功定大業者不有大福將有大禍必上自人主下至百僚曰將曰相若内若外謹之重之使萬舉萬全而後可不當以常事論也惟陛下加察

嗚復又擬輪對劄子其一曰臣聞善用天下者當使有久安之勢而不可徒有幸安之心勢未可以久安汲汲焉求其安猶之可也上下苟玩而謂勿藥爲有喜中外苟且而以厝火爲無虞變幸而息則動色相賀不幸而作則束手無策爲國若此將恐客疾日盛元氣日衰而天下之勢不可支持矣國家承五季分裂之後合天下之異而使之同平澤潞平維揚西取巴蜀南下湖廣東有吳越北征太原而後天下始定于一其開創如此其

難也列聖相承遵守家法以仁厚為立治之本以畏天愛民為保治之道以進賢退不肖為輔治之要其持守如此其謹也自王安石變亂舊章以失天下之心而內勢漸弱王黼童貫妄開邊釁以困天下之力而外患遂生遂致靖康之禍尚忍言哉六飛南渡所以為興復者愈難於前爽葉纂承所以為持守者益謹於昔誠以中原板蕩王業偏安祖宗大一統之天下僅存其半其規模措置不容不爾也陛下嗣位今九年矣試觀今日天

下之勢為已安乎為未安乎先皇帝更化以來內撫外寧天下有泰和之風陛下踐阼以來內阻外訌天下皆急廹之態峒寇猖獗未足問平日安居省地號為良民乃至攻刼郡邑相扇為亂此何等祥也逆酋僭叛未足恠平日仰食縣官名隸尺籍乃至殺逐帥守肆無忌憚此何等證也不共戴天之讎密邇為鄰固不容不慮新敵遠在沙漠距吾國風馬牛之不相及乃至撤我藩籬破我門戶漸入我堂奥此何等氣象也謂宜如太祖雪

夜訪趙普問以南征北伐之事宜如仁宗開天章閣召范仲淹富弼給以筆札陳當務之急兢兢業業猶懼弗堪汲汲皇皇猶恐弗逮而陛下端拱無為一聽大臣之籌畫大臣寛緩不廹一聽事勢之自定臣竊為陛下凛凛也今湖寇幸已息閩寇幸已定邉淮之寇幸已屏迹近畿之寇幸已授首然幸何可恃也吾不能使之無變變既作矣幸而勝之赤子相殘不知其斃於鋒鏑者幾千萬也是幸之中固有大不幸者在也乃若外人肆侮

幸而遇金之弱則侵疆以得邉燧以弭不幸遇北兵之
彊則一軍下大安而全蜀擾動一軍過房陵而荆襄震
悚幸何可恃也吾素無以禦敵敵既至矣趨而避之人
心無厭不至於蠶食殆盡不止也是不幸之中尤有大
可憂者在也今天下大勢岌岌矣問之蜀幾亡而復存
問之淮幾失而復得問之襄漢存亡得失未判也果可
以為安乎恃民以守而民無常心恃兵以戰而兵無固
志恃人以運籌決勝而畏怯者敗事奮發者未保其成

事也果可以為安乎及今勇為尚可移轉失此弗慮何以圖全臣願陛下思祖宗創守之難念宗社付託之重日與二三大臣求所以為保全之計屈天下之羣策毋謂遜志者為是逆心者為非任天下之實才毋謂貴要者必可用疏賤者必可棄民如何而使之可以安業兵如何而使之可以禦侮内勢如何其可振外變如何其可定以宴安為鴆毒而力用其戒以憂患為藥石而急為之圖陛下勿專以謙虛一德為盡君人之道大臣勿

專以鎮靜一説為得宰相之體公卿百執事勿專以緘默一生為了臣子之節上作而下必應君倡而臣必和夫如是斯可以易亂為治轉危為安否則如彼泉流淪胥以敗將莫知所届矣臣至愚極陋嘗蒙陛下擢置周行歲在庚寅首當登對時以四郊多壘民未安居臣不勝軫憂歷陳時政之三弊秋八月朔復當轉對時以逆全狂悖朝廷未忍加誅臣不勝憤激再進自强之三策日月逾邁今又二年矣天下事變有甚於前而陛下規模

無異於昔此臣所以重為陛下凜凜也雖然去幸安之心則斯可成久安之勢此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而已臣不識忌諱冒貢愚忠惟陛下裁赦其二曰臣蜀人也三仕劒外十數年安危成敗身履而目擊之今蜀困甚矣用敢以塵聖聽蓋蜀自開禧丁卯以來屢經大變始擾於僭偽繼擾於金人近又擾於北兵自北兵入寇日甚一日而蜀之為蜀大非昔比矣丁亥之始至也重兵扼西和而西和不動以大將留屯有以為之備也

游騎逼同慶而同慶不懾以郡將堅守而又有援兵為之助也麻仲敗衂程信退走敵進窺七方而七方不恐以蜀帥在石門距關纔五十里而人心知所恃也惟武階失守敵至文陽境上賴官軍土豪相與協力驅之而退敵雖縱横數月其所破者惟一郡耳四蜀無夫估之擾諸司無科調之急列郡輸獻助而弗受襄漢遣援兵而弗納路帥欲招忠義而弗許敵來則禦敵去則備蜀雖驚擾其根本猶未撥也往歲再由大散徑至鳳集蹂

踐我疆土要求我財貨驅虜我人民田遂轉戰而官軍不知李寔固守而戎帥不救未幾而勢窮力屈鳳集陷矣潘福以大將守關者也不施一矢而倉皇以潰郭正孫以路帥守城者也不畫一籌而流落以死潰卒反戈北兵乘間而梁洋又陷矣鳳集不守天水必無以自存漢中既陷同慶必難以自保所可重惜者沔陽有複嶺重關之勝曩時金人以百萬之師扼於分番迭射而不得進今過之如履平地西和有因山為城之固前日敵

人以方張之勢困於長槍短箭而不得逞令拔之如振槁葉益昌有連雲危棧之險往日巴提控以輕騎窺蜀僅至大安隻輪不返今自利而閬自閬而果長驅深入若踐無人之境有險不備而謂險不足守有兵不戰而謂兵不足用四大將先退近郊而竟不免於潰諸大司先具舟楫而卒不免於奔竄六十郡之地徧科夫佔又督步運於成都督舟運於沿流而終不免於乏食敵人有吮血割肌之慘官吏有剥膚及髓之酷吁尚忍言哉

嘗觀祖宗視蜀如在殿角西頭張詠治行優異真宗遣使諭曰得卿治蜀朕無西顧憂趙抃自蜀召還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二臣事業光明俊偉如此不特蜀賴以安朝廷亦賴以尊此無他任得其人故也邇者丁卯之變程松實當之則自米倉遁已卯之變董居誼聶子述實當之則自劒門遁辛卯之變桂如淵實當之敵未過險則浮家之巨艦先下三峽敵既過險則倍道之輕車徑至合陽泛

論其迹雖五十步百步不容相笑專誅其心則如淵之走計已定於半載之前矣於四蜀奚賴於朝廷奚益此無他任非其人故也今陛下肆頒宸綍易置帥垣固公論之所共慶然受任於敗將之手人實難之必申嚴紀律使四大將守禦之兵畏我而不畏敵必招集流離使十數州豪傑之士歸我而不歸敵此外閫事令之用蜀者當任其責必朝奏暮下而後帥司之賞罰足以使人信必言聽計從而後帥司之號令足以使人服此朝廷

事陛下與大臣當加之意若夫預儲帥才以備異日之用則臣願陛下以昔之得朴者為法以今之得如淵者為戒則全蜀幸甚天下亦幸甚

嗚復又輪對狀曰臣洪惟陛下以天縱之資進日新之德嗣膺大寶于今十年災異洊臻事變迭作撫左則右動鎮前則後起亦艱乎為力矣而上賴祖宗二百年之積累寧皇三十年之憂勤恭聖仁烈皇太后九年之保佑克自抑畏不敢荒寧用能易危為安轉禍為福如欝

攸肆虐彗星示象天心若震怒矣今雨暘時若則在天已有助順之實連歲大水往歲又旱民生若憔悴矣今秋稼告成則在人復有熙然之理內而寇盜昔也猖獗而今也妥安外而敵人昔也憑陵而今也帖息此正否而泰剝而復之時也臣濫當輪對再獲瞻望清光顧何以為陛下獻雖然竊有言焉臣嘗讀孟子見其有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蓋及云者當其可

之謂也過是則無及矣同是閒暇也及其時而明其政刑則大國有必畏之勢及其時而般樂怠傲則在已有自求之禍舉措一差禍福隨異可不畏哉今邊境暫寧妖氣暫弭而隱然猶為吾國家之大患者敵也邇者廟堂先事而慮介使觸機而應于以息兵端於未動銷事變於方萌由中及外咸謂吾君吾相軫念及此自今可保無慮矣而臣猶以為末也臣嘗精思熟慮察往知來妄謂敵之情有不可測者二有深可慮者一昔契丹自

改建國號以來連歲騷動至景德初元舉國來寇直抵澶淵我真宗決策親征射殺敵將而和議始決是見吾中國之不可犯而後和也金人自得志中國之後聲勢氣焰勃乎其不可禦我高宗匹馬渡江艱難立國逮分遣諸將屢以捷聞而和議始定是知吾中國之不可輕而後和也曩歲敵擾川蜀突過均襄猶虎兕出柙吾未嘗敢嬰其前也決戰唐鄧圍困汴京猶螳螂捕蟬吾未嘗敢襲其後也無故遣一介使掉三寸舌於我曷為來

哉其不可測一也景德初和契丹也歲幣約三十萬至慶歷中重兵壓境復遣使求關南地我仁宗命富弼報聘雖以死力争僅塞其割地求婚之請而歲幣則不容不增也紹興之和金人也以徽廟梓宫未復顯仁皇太后未歸吾中國屈也甚矣河南之地未割金人之師已來自是屢戰屢和至海陵敗盟臨江師覆敵氣大沮雖名稱少易而歲幣則不能痛減也今北使之來其為說甚簡且易未嘗過有邀索也其為詞甚卑且遜未嘗妄

自矜大也雖云敵使而實非真敵也雖致敵之書而且謂書不足據也國書如彼而專對如此其然豈其然乎其不可測二也歲在丁亥敵嘗遣兩金牌議和矣一至西和州一至秦家垻制司以狀聞于朝繼承密委欲正其名曰通好夫有争而後有和吾與彼未嘗争也不曰講和而曰通好可謂名正言順矣然講和也通好也皆吾中國婉為之詞而敵之意則不爾也覩其金牌所載自謂為天所錫誇張殊甚總其大畧蔽以一言蓋欲臣

妄我也欲使吾國中盡行投拜也嘗聞敵之併吞諸國也不有其土地不征其税賦惟許其投拜而已其不投拜者舉無噍類也既投拜矣視之若其家然倏往忽来必聽其驅役不容拒也夫漢以和親結匈奴所屈者和親而已國朝以歲幣啗遼金所費者歲幣而已今敵之情既不可測萬一移其所以用之他國者用於我我其何以待之此深可慮者一也臣之為是説也非謂敵之使不可遣也敵之使當遣而敵之和未可恃也敵之和

未可恃則臣前所謂明其政刑者不可緩也且夫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政刑當自上出也陛下既終禮制猶服通喪恭詣几筵必有定日固無所謂般樂矣一號令之出國體所關一政教之施風化所係亦嘗少關聖慮審其當否乎陛下日御經筵講論經史退居閒燕游戲翰墨固無所謂怠傲矣官刑所以儆有位八柄所以馭羣臣亦嘗斷自聖意見之施行朝廷之上四方之所視傚也今精忠體國者無幾而託公營私者肩相摩也慷慨

任事者無幾而蹈常習故者踵相接也節儉正直有愧古詩之稱嬉樂宴遊至形月牘之奏是政刑不明於朝廷也監司郡守郡縣之所恃以為安也令苞苴之貢不絕於中都是媚上之習未除也估籍之令屢聞於田里是剥下之風未革也寡廉鮮恥者不足怪以聲名自居以循良見稱者不能免也遐方偏壘不足問號為通都輔郡者不能盡無也是政刑不明於郡縣也將帥軍旅邊鄙之所恃以為固也令糧孔艱師不宿飽設若寇至

何以為守老弱相半藝不素習卒然遇敵何以為戰將帥酣豢富貴多養安於平居無事之時士卒困苦饑窮每疾視於倉卒有警之日是政刑不明於邊鄙也慶歷中仁宗鋭意求治任范仲淹富弼每進見責以太平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凡所條奏悉見施行卒之西北二邉皆弭耳聽命亦見吾中國有政知吾中國有人故耳陛下欲明政刑於朝廷臣請以是為法紹興中高宗篤意民事嘗諭宰執曰監司郡守若能奉職宜加擢用

若不恤民奉法郡守令監司按劾監司令御史彈劾如此則上下有紀綱不至委靡大哉王言真國家之福生靈之幸也陛下欲明政刑於郡縣臣請以是為法淳熙中孝宗刻意武備講屯田以周其防申明陣法以一其號令守邉則欲重其選擇將則欲澄其源持身甚廉如王友直如吳挺必加旌異蠹壞軍政如秦琪必加斥絕敵不敢南牧實自是基之陛下欲明政刑於邉鄙臣請以是為法上而朝廷次而郡縣又次而邉鄙乘此閒暇

之際亟為經久之謀幸外患之未萌思内治之當舉有憂勤而無般樂有謹畏而無怠傲有趨事赴功之實而無玩歳愒日之憂紀綱森嚴法度峻整行之以堅決持之以悠久雖以此平定中原混一區宇可也敵之和不和豈足為吾休戚哉往者庚寅之秋逆全跋扈朝廷畀之以高爵啗之以厚利又欲遣列衛之臣銜命而往臣於是時適當轉對妄謂徇人而有自弱之勢不若立我而為自强之道力陳三策上瀆四聰既而全計逆萌王師

順動新塘之捷自强之明驗也今敵與全雖有異勢而朝廷遣使則同此一機臣為陛下謀亦同此一理千慮之愚或有一得惟陛下察焉臣不勝拳拳

嗚復又論天變可畏人事當修疏曰臣昨嘗妄謂厥今要務莫急於邉防相距秋風已無多日今秋風至矣驗之天象太白經天流星晝隕又流星出牛宿占皆為兵甚至流血千里無非昭示其警戒之意天變見於上人事可不修於下乎而求之今日竊有大可憂者淮西所

主在和其和也未足恃京西淮東所謀在戰其戰也未可保沿江正副所重在守其守也未必固蔡息之師忽爾斂去徐邳之寇翻然退休或謂布展實為之此和之小驗也然人心難測變詐百出先之以小信安知無大不信者踵乎其後就使邉將委順而敵酋之命掩至則順必變而為逆介使雖通而乖爭之議或起則同必轉而為異北向之師此不以鄭仲之未回而止則南牧之事彼豈以王檝既回而息臣故謂其和未足恃者此也

自汴京退走而我師之雄膽已喪徐邳再陷而我師之畏心愈甚御失其道狙詐作敵勢實使之郭賊以唐叛出數郡之兵而不能克王賊以宿叛合一路之力而不能討大敵未動先期已困小寇弗戢後效奚觀范方倚李伯淵為腹心不思養虎以遺患趙葵亦置夏全於肘腋不虞飽鷹之颺去邊塵未起而鋭氣已餒兵刃未接而敗證已具臣故謂其戰未可保者此也長江之險固天所以限南北然有其人則因風縱燎足以成赤壁之

勝無其人則舉帆直指得以墟建業之地今沿江之重鎮有二在武昌則張元簡金陵則陳韡也元簡志大而謀疎談辯風生若可屬大事者然往歲王檝之來道過其境囊封論奏無一字得實他人不足問也元簡身為閫帥居料敵制勝之地三軍之勝負兩國之强弱繫焉使大敵在前而耳目昏塞如此豈不誤事韡任重而力小茅山之捷誠若有起人意者然承累政蠹弊之餘司存之積戰守之具蕩然一空曩者敵人犯淮方且控告

廟堂抽回戍卒抽回戰艦宭狀畢見手足俱露萬一藩籬或抉門戶何恃臣故謂其守未必固者此也外之所以為和所以為戰所以為守者如此而一二大臣猶襲故蹈常恬然不以為意譬如駕巨艦於洪濤之中一檝不舉而聽其勢之自如亦無具甚矣陛下憤四方之多虞思萬幾之當理並建二相凡在政府者皆以序遷豈徒以示恩寵哉待之也厚則望之也深任之也隆則責之也重而曠日不聞於實政連旬徒事於虛文此何等

時陛下所以擢任者何意而因循苟且虛度歲月視曩昔又甚焉設若邊庭有警甲兵之問日至廟堂將見計無所出案吏奉行文書不過飛一紙落劄令用心隄備不得縱容一人一騎過界耳臣謬司言責竊覩當今事勢外有可憂之形内無可恃之實儻㓜以告是之謂欺伏望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思人事之當修詢問兩府大臣何道而可以致中外之相安何策而可以底内外之無患禮文揖遜有無可以却敵騎若猶未也盍亦速圖

其所甚急安坐拱默有無可以強國勢若猶未也盍亦力行其所不逮陛下毋謂敵居草地距中原凡幾何里其歸也未必出其出也未容久若北兵一動則人心揺矣毋謂二相並命足以股肱帝室國是必由此而定治效必由此而著若此心不協則萬事隳矣臣之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神

貼黄臣竊惟陛下徃者親攬萬機選任一相天下拭目以觀惟新之化此一機也然有更化之名無更

化之實故治日以少亂日以多邇者九重深思二相並建天下傾耳以聽協成之政此又一機也必痛懲既往之失恪謹方來之圖而後亂日以消治日以長願陛下與二三大臣謹之重之時哉不可失此事不容再壞也伏乞睿照又臣竊見今日將帥不和而多有相圖相陷之意士卒不軌而且有相扇相習之風内不自靖何以禦敵朝廷不明賞罰何以御下轉危為安易亂為治是在廟堂區處

耳然非同志合謀未足以集事也併乞睿照

嗚復又奏曰臣竊妄謂厥今天下有可慮者三有可幸者二有所當勉者一金人無亡棄去國都百年不得已之路一旦絶之國論壯矣然雄心不息憤氣方盈邉戍未撤糧運孔艱彼之殘喘日蘇我之事力日困萬一俯首强敵求償於我邇歲梁洋之變蘄黄之擾餘毒猶在其可慮一也北人崛起異類相吞朝家不共戴天之恨若將假手焉國憤伸矣然兩虎共鬬下術莫施一敵未

亡一敵已熾淮上借舟有難塞之請關表突騎有難遏之勢萬一得志中土與我為鄰視景德之契丹建炎之女真亦奚以異其可慮二也山東歸附趨順舍逆祖宗版籍之舊談笑得之國勢張矣然狼心難保鷹飽則颺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御失其道狙詐作敵萬一絛籠不足以止其奮銜勒不足以戢其暴則跳梁之勢乖異之謀近在肘腋其可慮三也夫是三者雖未有顯然目前之變而實有隐然意外之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朝廷

其何恃以為重耶自昔國家理亂每關乎天意之從違我藝祖受天明命奄有寰海聖聖相繼簡在帝心雖厄運中遭而大業遄復陛下纂承丕緒于今五年洪水橫流暴風為沴變若異矣引咎自省之實既著反災為祥之理自彰南郊肇禋景星炳煥以此見天心仁愛陛下警之戒之又從而眷顧之易之大有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一可幸也自昔國家安危每係乎人心之向背本朝以仁立國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規德澤旁流

淪肌浹髓故雖屢經大變而民心不揺南渡以來百有餘歳養兵之費用愈夥取民之名色愈繁勢幾極矣陛下肆赦之旨纔下蠲逋之令繼頒傾耳德音舉手加額以此見人心愛戴陛下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此二可幸也由前三者而觀其可慮如彼由後二者而觀其可幸如此進言於陛下而曰如是亦足以已矣不幾於訑陛下乎夫天難諶命靡常則天心未足恃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則人

心未可恃此在陛下盡君道而已夫所謂君道如之何其盡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一日二日萬幾固不容以一端計而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則斷可以一理求心術念慮之微而罔敢不正則施之於事無不正矣暗室屋漏之隐而罔或不謹則見之於外無不謹矣陛下英姿天縱盛德日新其於斯道固講明有素然聖化之成本乎常久躬行之實初無上法由格物致知充而至於治國平天下大學之道君道之本也

陛下固熟知之矣然必朝思夕維而後為盡君道由正心正朝廷極而至於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董仲舒之説君道之要也陛下固優為之矣然必終始如一而後為盡君道君道以務學為先陛下延進儒臣日侍經幄雖堯舜之稽古商宗之師古何以逺過講説討論之餘亦嘗體之於身驗之於心矣乎若猶未也是務學之道未盡也君道以聽言為急陛下廣開言路日覽奏篇雖漢高帝之從諫唐太宗之導人使諫未足與比犯顏逆耳

之後亦嘗痛自隱括見之施行矣乎若猶未也是聽言之道未盡也業業致孝必如舜而後盡事親之道翼翼小心必如文王而後盡事天之道思天下之溺必如禹而後盡憂民之道立賢無方必如湯而後盡用賢之道泛而言之吏稱職民安業而後理内之道盡車馬修器械備而後理外之道盡條章品目雖紛然不齊而端本澄源實自陛下一身始此所當勉者一也陛下而能盡是道也則天心眷於上人心應於下道德之威日彊仁

義之效日著有所弗為為無不成而何三事之足憂陛下而或不能盡是道也則天心久而釋人情久而怠法度漸弛紀綱漸廢有所弗動動輒齟齬而非特三變之可慮臣一介疏賤從下國來未知朝廷事體惟以耳目見聞之陋肝膽披瀝之素稽諸往古揆之方今僭為陛下陳之陛下儻加之意焉持之以有始有卒戒之以無怠無荒日新而至於又新不息而至於悠久如是而家不齊國不治天下不平四夷不賔臣未之聞也雖然欲

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天下至大也萬幾至繁也秉本執要固在人主輔賛彌縫當在大臣自古論治未有不以君臣並言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蓋天下事每患乎以易心臨之茍以為易難將至矣茍以為難易斯至矣如知為君之難也則無輕民事無安厥位乾乾終日盡其所以為君之道有一弗盡則此心弗遑而君德修矣如知為臣之不易也則乃心王室任重天下戰戰臨淵盡其所以為

臣之道有一弗盡則此念弗置而臣職舉矣虞廷之賡歌有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臣良則舉天下事皆得其安者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言君失之叢脞臣失之懈惰則舉天下事未有不墮廢者也臣不量愚陋併誦此以為獻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實圖之天下幸甚

嗚復又上奏曰臣竊惟蜀之有關外四州猶朝廷之有四蜀也蜀據上流有四蜀而後朝廷重四州介在關表

有四州而後蜀重臣蜀人也三仕劒外伏見四州有合措置者敢因對揚之頃為陛下陳之其一曰復家計寨之舊其二曰增忠勇軍之額家計寨復則老幼有保聚之地而人心安忠勇軍增則州郡有守禦之備而人心固蜀之形勢以三關為險隷于梁曰武休隷于沔曰僊人曰七方而所謂階成岷鳳者越乎三關之外令雖創天水為軍而實則前日成州之一縣也四州之有家計寨曩時吳玠實為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

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為之糧以食為之屋以居無事則寓于州有事則歸于寨自紹興以來遵守不易七十餘載矣曦變之後此寨因廢本路帥臣懼其無以守也力請于朝而城築之議遂起故岷有城鳳有城河池亦有城岷鳳之城是也河池距殺金平三十里咫尺天險而亦城之其城也又隨築隨毀則徒費耳雖然此往事無以議為也臣獨以為州既有城而山遂無寨則城之所容者少民之所聚者衆是

一城之外皆無駐足之地耳萬一有警不死於兵戈則斃於道路矣有城以禦寇又有寨以保民則軍民兩利而人心自安官司顧何惜而不為哉蜀之守禦以四大將為要僊人之外曰成曰天水沔戎司主之七方之外曰階曰岷利副司主之武休之外曰鳳集興元戎司主之其金戎司則又各為一隅窓邇商虢蔽捍梁洋者也官軍之外而有土兵初以陝西弓箭手法籍兵丁為之關外曰忠勇梁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其與京西之保

捷大率相類可以攻可以戰以之而守尤效死弗去盖有屋廬田業以係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不盡力不止也臣往歳以犒軍至西和見其人品強勁技藝驍勇問其所管僅一千四百餘人此大郡也而其數止此階成鳳可知也闗外之産賦輕而役重民之願為兵也非以免賦盖以免役也夫賦輕則官之所蠲者少役重則民之所利者多儻能因其俗而行之為之以漸持之以久則邊戍可減生券可罷古者寓兵於農之意不

過如此戍司有官軍以捍敵州郡有兵民以捍城則聲勢益强而人心自固官司亦何憚而不為哉厥今强敵遠去金人僅蘇當外患怗息之時正内治修明之日原堡之增築戍卒之還屯民生之勞徠安定任蜀之寄者亦次第施行矣如臣所建二議勢若緩而實急雖無一時可見之功而實有異日久安之勢推而廣之沿邊之地荒廢尚多若募民墾耕計口分授蠲其租賦藉以禦邊專意力行厥效自著凡臣所論大率為守蜀計也若

夫用蜀以卷三秦用蜀以圖中原則有漢高帝諸葛亮舊規在惟陛下擇而行之

嗚復又上奏曰臣至愚極陋頃叨誤渥濫守金城竊見金之為郡最係極邊上津一帶緊與商虢為鄰西城漢陰距長安不數百里郡之所仰以為根本者城也而城不足恃又所賴以為藩籬者關隘也而關隘亦不足多恃盖金嘗有城矣城之外又有隄焉以捍水城方而小隄順而長各不相關涉也邇歲帥臣有城築之請朝廷

下城築之令一時任事者心乎欲速不暇審思由東而北因隄以增築而隄之上可以階而升由西而南飭舊以為新而新城之創修僅與隄接故城之形如舟馬如帶馬首尾不相應而其中受敵最為要害故曰不足恃金之關隘守以官軍雜以土豪星分棊布非不周密也然戍司所管僅八千餘兵耳在寨者十之六在邊者十之四遞疊更戍而土豪則於近邊之地役之夫以千餘里之邊封七十餘處之關隘而僅守之以數千之兵能

保其無虞乎故曰不足多恃然則如之何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此言地雖有險而所以保其險者人也軍民雜處每有紛爭之患若軍民協一則斯有可用之勢嘉定己卯敵人從間道入寇踰鷂嶺破上津抵蜀口土豪全絽飛戰之於前統制張信擊之於後敵未出境而兩相忌嫉內自交攻絽飛不旋踵死而官軍之歸寨者半沈於河遂起大獄此近事也往歲之冬北兵至長安又至商洛縣金人之奔迸於境上者踵相

接也臣與權都統吳彥深軫前弊同為榜曡戒諭軍民明夫守禦之方曉以利害之實使之併力防遏互相救援從則有賞違則有罰謀議既定人心頗安使後之主兵者皆如彥也是固可與共國事也萬有一不然平居冰炭之不侔則緩急胡越之相視兵自為兵民自為民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臣嘗精思熟慮竊見沔陽雖為次邊最號衝要守以季㧾嘗假之以節制軍馬之名繼以田克悉又畀之以制司參議之職朝廷規畫意蓋有

在儻能推夫用之於沔者以施之於金將見臂指一身軍民一體有和協輯睦之實無乖爭違異之虞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其於邊防利害實非小補

嗚復又論執政無定見侍從多私情奏曰臣不識忌諱私竊妄謂今天下未有久安之勢而士大夫皆有幸安之心此風不革危亡之禍至矣敵之侵犯吾中國已幾十年丁亥之變至階文而反三關尚無恙也蜀以東未有警也辛卯之變西下大安破利閬東踐金房過襄漢

事勢已不能堪矣然金猶未亡敵特假道於我志在金不在我也今三邉皆與我為鄰無金以牽掣其肘無黄河潼關以限隔其勢先之以和和未定而挑之以戰一變也繼之以戰戰不利而接之以和再變也臣謂和不足恃戰未可保當以守備為急凡所論奏必切切然及之朝廷但見目前之無虞而不知意外之可慮是以虛度歲月雖變故遝來而猶不之悟也今日事勢非曩時比矣四蜀國之喉襟也敵若得志蠶食殆盡然後順流

而東則建瓴其勢矣荆襄國之腰腹也敵若掩至以輕兵綴城壘重兵瞰江面則常蛇中斷矣其於兩淮也亦然此豈可以丁亥之抄掠辛卯之經過謂其倏來無足多慮也哉陛下一念通天露香精禱每論及邉事必動容易色聖心焦勞可謂至矣而宰執雖虛懐而無定見侍從雖建議而多私情以無定見之規模聽多私情之論議無怪乎外患日滋内勢日弱而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也且宰執以論道經邦為職者也謂宜把握天下

大勢使一令之出一政之施人心於焉感動士氣於焉奮發令朝以為然暮忽以為不然始以為可俄復以為不可羣然聚議莫知適從卒之賢否混淆用舍倒置經國若此何以排大難建大業哉侍從以論思獻納為事者也正宜主持天下公論使一議之建一策之行朝廷恃以尊安天下聞而悅服今乘機薦引率多親戚故舊之私隨事獻替每有黨同伐異之意高談正理滿腹私情卒之似足以亂真邪足以奪正謀國若此何以安國

家利社稷哉不特此也四郊多壘甲兵之問日至廟堂
此何時也而盛騶從之集燕樂於天府者有之轂湖山
之游獻酬於公宇者有之彼敵之狡謀固已視吾中國
衣冠為几上肉排牆之禍作矣而如彼泉流淪胥以敗
猶恬然不以動其心曾謂中國有人乎天若祚宋使烏
珠遁迹於金平海陵覆軍於釆石此固萬世宗社之洪
福四海生靈之公顧然天意莫測人事當修非宰執定
其規模侍從公其論議羣有司百執事孜孜然以憂國

為志臣未見其可也今日之事急矣臣不敢援引古今藻繪章句直書其所欲言者以進且不避形迹不顧利害盖欲轉移士大夫苟安之習相與扶顛持危使天下大器泰山其安而已詞拙而情真惟陛下省察

鳴復又奏曰臣近者獲覩右丞相喬行簡累陳奏劄殊切事情備敵者十有五目前所見者八關於紀綱者一切於近憂者三謂功賞須當速行謂兵屯更當增創措置米禁于以實邉備團結保伍于以捍外寇明久任之

制則有言重考察之法則有言以至合江淮為一或開宣幕或命督視此尤關繫之最大者使一一見之施行轉弱為強易危為安特一反掌之易耳然臣撮其大要思之復有所當講明者二焉盖舉事而無其人則事未必濟辦事而無其財則事未必成進退人才宰相職也通制國用亦宰相事也為相者能於是焉加意則如前所論皆可次第而舉不但著之空言矣不然臣猶未保其往也且脩車馬備器械邉庭急務也任非其人則曰

曩雖出征未嘗失一人一騎也曩雖驟退未嘗亡一矢一鏃也紿言以相欺而朝廷亦莫能詰矣實關隘峙糗糧邊境重事也任非其人則曰某處已遣戍矣不憂其難守也某處已饋運矣不虞其不足矣大言以相誑而朝廷亦莫可誰何矣昔之謀帥者必儲才以為緩急之代今亡矣成敗寄之一人耳昔之禦邊者必擇才以任牧守之寄今亡矣可否決之專閫耳天下本無事也自斯人倡狂妄作經營分表而國中始不靜矣天下本無

變也自斯人互相疾視激起事端而境内始多故矣五大在邉動輙牽掣而欲舉行連章累牘之所陳能使之捷如吾意乎臣故謂舉事而無其人則事未必濟正慮此也國家財用養兵之費居多慮淮交之太賤也給以京楮楮印而不已亦將為淮交矣慮湖會之太輕也易以京楮楮用而無節亦將為湖會矣古人制國用必量入以為出今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未嘗制也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倉廩俱竭府庫悉空未嘗蓄也

歲歲營繕有損而無益如漕司科降數百萬見之獄案祇以飽官吏之溪壑他可知矣歲歲和糴多出而少收如虞一飛闕出四百五十萬身在囹圄竟不許有司鞫勘他可想矣姦弊日滋公私赤立而欲悉行連章累牘之所奏果能使之百廢具舉乎臣故謂辦事而無其財則事未必成又慮此也易帥於臨敵之時兵家所忌然帥才不可不儲也足國於多事之日智者所難然國用不可不制也或曰人才之難從古所病試加搜索誰可

屬大事者嗟夫何代不生才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患不求耳韓信跨下一殍夫耳因蕭何而奮諸葛亮隆中一野叟耳遇先主而起張韓劉岳曷嘗借之異代而自足以致中興之業曽謂舉目無人而遂聽其自為驕肆乎或曰國計之辦尤令所難曩嘗集議孰為策之良者嗟夫生財有大道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文帝崇節儉得絳灌佐之而海内富武帝好征伐有衛霍蠹之而海内虛炎紹乾淳豈專仰之楮券而自足以給

一時之用果謂束手無策而遂聽其自為頹壞乎故必
揆羅人才使之足以供器使而後臂指運動無施而不
宜通制國用使之足以濟事功而後血氣周流無往而
不遂奏篇之所議者數十端而臣獨以二事撮其機要
臣非過為異論也數十端者有司之職二事者宰相之
當務也為相而能務其所當務則執要可以御衆執簡
可以御繁而天下無不治矣言之狂愚惟陛下加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十九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

明 楊士奇等 撰

經國

宋理宗時户部尚書真徳秀奏曰臣既以祈天永命之説為陛下獻矣區區愚忠未能自已輒復陳之比者王師深入或者往往議朝廷之過舉臣獨有以識陛下之本心蠢兹女真擾我河洛逾百年矣盛極當衰天命不僣則九廟神

靈所當慰安八陵兆域所當省謁媮安不振是以弱示敵撫機不發是以權予敵此陛下之本心也以名則正以義則順議者之言無乃過乎然昔之進取者必先立規模以為一定不移之計故十年生聚十年教訓者越勾踐之規模也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三年而後出師者諸葛亮之規模也惟其規模既定確守不易凡二十三年之間非圖敵之事則不為故越師一出而吳不能支亮雖扼於强對亦能自保其國自嘉定四年冬始得北人圍燕之報有識之士知國家異日必與

之鄰既與之鄰不能無隙既與之隙必至交兵臣雖愚憎亦嘗屢言於朝使當是時便立一定之畫日夜而圖之如農之有畔如工商之有業則其家計之立也久矣何至遺陛下今日之憂邪而權臣茍安不為遠慮邉民凋耗而無以生聚邉兵脆弱而無以教訓農政不脩兵備不講而於其間繕官府以文太平受寶玉以侈符貺欺愚上下以固己權陛下一朝聽政環顧内外無一可恃者平居支持猶懼未足况以之圖大事乎且用兵莫

急於人才武將能否短長臣久在遠方未之詳也姑以文臣知兵威望已著者言之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以天下之大而其才可以當制閫者寥寥如此豈天不生才於今代耶高才自負者類多摧殘而沮喪中才可勉者未嘗長養以作成是以凋零蕭索若是極也昔仁宗時賢才最盛而歐陽修猶曰令奔走四方惟一杜杞使修在今日又可勝歎乎夫古之用人必有副貳而祖宗故事儲帥材於監司令內而金陵荆鄂外而兩淮襄漢僅

求充數已患乏人況於副貳乎以人材之乏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用兵莫急於軍食臣在嘉定中以使事至盱眙歸以告先帝曰間者自揚而之楚自楚而之盱眙經行所及凡數百里平疇沃壤極目無際重湖陂澤渺瀰相連而田野之民又皆堅悍强忍亡吳兒驕脆之態迨久住邉城訪聞益審凡兩淮形勢之利如在目中然後喟然歎曰此天賜吾國以為大江之屏障使强兵足食為進取之資也今事變一新政吾更張規模之日

謂宜及今亟行經理大修墾田之政顓為一司以領之力本務農如周秦之用西土數年之後積貯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軍法不待糧饟皆為精兵金湯之勢成磐石之基立則退足以守進足以攻先帝首肯至于再三使權臣有意為國經營選用得人措置有方不數年間可以坐收成效而所用守將大抵非材經理之方未嘗介意塞下之備楞然無有一旦舉兵方遠漕浙米以入江自江而入淮汴既久湮又須陸運

其為勞費甚於登天以軍食之艱臣是以憂進取之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今日適承其弊爾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度非十年不能縱令勤敏兼倍亦非三數年不可以臣觀之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務農講武之時也願陛下亟與大臣籌之考亮行事而參之以時勢之宜立為規模確然不易其間因敵制變固有活法要當以收斂靠實為主外則張皇聲勢不為敵所輕内則嚴護本根不為敵所致臣雖

愚懵然向為先帝言莫非恢拓之事今豈自渝素論哉

時措之宜聖賢所貴惟聖明裁擇

貼黄臣竊惟今日承權臣極弊之餘猶以和扁繼庸醫作壞之後也其證危其力艱若一藥之誤至于害事則人將以責和扁而不責庸醫也是為代庸醫受責也兢業戒謹尤當百倍惟陛下與大臣垂意與其用猛很之藥不若施平穩之劑臣所謂毋為敵所致者蓋兵法有致人不致之説王師之出

若敵人有謀縱令深入然後據守險要以扼吾之前匿兵設伏以衝吾之中鈔絶餉道以斷吾之後則吾之進退豈不為難此其當慮者一又或陽棄河南若不訾省或一年或二三年吾必大為經略之謀移兵屯運金穀置官吏繕城池竭東南事力以填無窮之壑俟吾緝理之有緒然後傾國而爭之當是時欲守則為力孔艱欲棄則前功俱廢此其當慮者二又王師盡起分據諸城而内之守備

必虛萬一敵以輕兵綴吾諸城之戍而徑由他道窺我三邊其將還師以自救耶抑姑堅守而勿顧耶根本之重豈容弗思此其當慮者三兵革一興調度繁夥公私之積又極殫虛不取之民將焉從出昔宋元嘉之政冠於江左而用兵曾未幾時既令王公以下至於富民各致金帛之助而科借之數猥及僧尼書之史冊後以為笑本朝宣和間外內富盛徒以燕山之役令民出免夫錢盜賊緣之

而作比年以来民貧至骨聖朝更化方事撫摩常賦猶或蠲除豈忍橫有科率而外閫所需例下州縣州縣何從取辦不過責之於民彫瘵之餘豈堪朘削臣昨守温陵見沿江制司行下收買藤麻所至皆以為苦近至三衢又聞漕司行下收買楮皮衢婺之民不勝愁歎夫藤麻楮皮細事少加抑配人已不堪設或用兵連年所須者廣欲不為科斂勢不可得人窮好亂奸宄乘之憂在腹心良非細故此其當慮者四劉裕

伐燕孟昶實賛其决裕既北向内地空虚盧循徐道覆之謀猶豫久之晉得為備幸而破賊豈曰成謀前事之師不容不鑑此其當慮者五以前二難并此五慮臣是以輒獻收斂𠎝實之言惟陛下察臣之忠而非苟異者明良會聚早定大計臣不勝懇懇效忠之至

㕘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喬行簡上疏曰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可有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師出之無功而憂事力之

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深矣夫自古英君必先治内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内治其已舉乎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已更新者凡幾欲用君子則其志未盡伸欲去小人則其心未盡革上有勵精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包苴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直而不殊紀綱

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陛
下國内之臣子猶令之而未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開闢
乾坤混一區宇制姦雄而折勍敵其能盡如吾意乎此
臣之所憂者一也自古帝王欲用其民者必先得其心
以為根本數十年來上下皆懐利以相接而不知有所
謂義民方憾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
其將校臨陳豈有奮勇直前之士蓄怨含憤積於平日
見難則避遇敵則奔惟利是顧遑恤其他人心如此陛

下曽未有以轉移固結之遽欲驅之北嚮從事於鋒鏑
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乎境内之民困於州縣之貪刻
阸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
寇常欲伺間而竊發蕭墻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於
外綴於强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
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内郡武備單弱民之
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邉兵以制之今此
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

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此臣之所憂者二也自古英君規恢進取必須選將練兵豐財足食然後舉事今邊面遼闊出師非止一塗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鬬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非屈指得二三十輩恐不足以備驅馳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分道而趨京洛者幾萬留屯而守淮襄者幾萬非按籍得二三十萬衆不足以事進取借曰帥臣威望素著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為將接納降附即

可為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
千里餽糧士有饑色今之餽餉累日不已至於累月累
月不已至於累歲不知累幾千金而後可以供其費也
今百姓多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大軍一動厥費
多端其將何以給之今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邉臣之求
可一而不可再可再而不可三再三之後兵事未已欲
中輟則廢前功欲勉強則無事力國既不足民亦不堪
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

所在空曠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里遼遠寧免乏絶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三十鍾而致一石亦恐未必能達若頓師千里之外糧道不繼當此之時孫吳為謀主韓彭為兵帥亦恐無以為策他日糧運不繼進退不能必勞聖慮此臣之所憂者三也願陛下堅持聖意定為國論以絶紛紛之說

監察御史吴昌裔論蜀變四事狀曰臣蜀人也每恨三

十年間蜀有危證而遠不得聞聞亦不實今臣冒當言責用敢痛哭流涕為陛下悉言之議者皆曰蜀經三變一敗而失四堡者董居誼之罪也二敗而棄五州者鄭損之罪也三敗而委三關者桂如淵之罪也彼三人者職為厲階固不勝誅矣然前車已覆後車不戒徒知追咎於既往不校變通於將來綢繆之牖不容而田甫田洒埽之戶不除而營分表北納十三州之欵西結十八族之謀家計不牢外難已至於是掠成破鳳殲沔燬梁

金洋階文悉為蹦藉劒以外骸骨相枕劒以内室家靡寧居者荷擔而立仕者浮家而下視昔日之變尤極其慘使非青原孤注綴敵之後三泉重屯振敵之前成都援兵應援于中則横決潰流蜀將莽為墟矣嗚呼力疲者弛擔子亂者更局今敵騎稍退之際正吾圉用暇之時所當緊作措置容為隄備其可因仍舊習虛老歲時而遂使蜀成不可療之疾哉臣采之公言揆之愚見謹條四事以裨一覽其一曰立規模自昔蜀之所恃專在

天險昭烈斂衆拒險而老瞞遁王平實圍守險而曹爽還蕭懿立栅據險而元英走中興諸臣率承此制盖以敵騎我步敵衆我寡平原曠野易於衝突高山峻谷難於仰攻頓兵於萬全之地則勝致敵於坦平之處則敗且以近事言之趙彦吶屯駐青野曹友聞控扼大安是據險而守要者也張慶敗于河池何璘退于北谷是舍險而入平者也今土地日蹙事力日窮秦鞏之交不沮自此莫若經理要害收斂規模分責武臣畫地而守如

紹興間吳璘在沔楊政在漢郭浩在金皆以戎司兼安撫使有軍市之租以自饒有坊場之利以自富或立家寨或營屯田或遣正兵以守重關或調義士以防支徑不拘文法而責以事功其大要一屯却令副戎分守敵衝東則漢軍當之衝西則沔戎當之東西受敵則以大安所屯應之制閫盡護於益昌土豪列置於五郡待其表裏牢密有備無患遲以一二年後而復還承平舊規未為失計也其二曰審功賞兵法曰賞不踰時所以砥

礪戰士也然賞不當功則下輕上爵臣每見李綱諸臣論崇觀以來功賞謂隕身鋒鏑之下而不蒙卹贈竄名權要之門而反被優恩朱勔子埒未嘗從軍而受上賞劉延慶帳下望風先潰而犒銀絹賞典太濫臣竊嘆之近聞蜀之第功亦有此弊麻仲之殁十年而徼賞方下田燧之殞六載而幽卹未行李沖李寔嬰城死守而恩僅及於兩階楊杞呼延域力戰陷陣而爵不踰於一級甚至何進孤軍之忠義陳寅舉家之忠節精爽若存而

恩榮未稱往往與棄城債軍者同科人皆以是歸咎朝廷報功之太遲而不知端坐外閫上功之不實也大抵功賞之不實有四以賄賂為重輕則不實以親故為高下則不實以僚屬先將領則不實以廝役廁行伍則不實有此四失而又有徇情媚功之患馬鶻嶺關之捷或謂逐饑敵耳而幕府上功超陞三級花石峽之戰實則三總管耳而帳前大犒普轉七官軍紀不章何以示勸臣恐自兹退敵之賞平賊之功或以強親愛將充之則

愈不得平矣臣謂莫若容札副閫詳酌等差有首功顯著者即日保明來上或輕重不同者限半月審核以聞仍自朝廷之上專置賞功一司以時放行計程遞發使有家者從官給付無後者名親屬繼絶如此而軍心不恱天命不貽未之有也其三曰討軍實蜀之軍籍消耗甚矣在璘玠時元以十萬為額逆曦一變而逃亡僅餘八萬張莫再亂而消折不滿七萬辛卯以後戰潰尤多東軍最弱最先潰摧踏最劲繼亦潰背嵬選鋒最守紀

律又創潰豈前日諸軍利禦寇而今乃利為寇耶茅簷葦屋暑蒸寒涷而兵寨窮蛀麥糙米沙雜水拌而兵食窮破繒敗絮襟捉肘見而兵衣窮平時口眷無以為生脫或臨陣而責其効死難矣哉諸葛亮曰臣到漢中朞年矣喪曲長屯將七十餘人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古人於軍實幾若無日不討其數而申儆之今兵籍之散者亡者傷夷者詭冒者臣不知其幾矣核實料簡莫易此時謂宜勑分閫之臣與總戎之將查核正軍見在之數

而以良家忠義足之稍復七萬人之額撥為三大屯之
備仍與時其廩給優其衣賜營其寨柵還其老小無
使有饑寒内顧之憂萬一狃舊畏敵先奔則用吴玠青
谿之法必誅無赦彼視前則知恩顧後則知畏自令蜀
軍誰有不用命者哉其四曰儲帥材臣讀國史竊見孝
宗皇帝嘗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材豫當儲蓄以備緩急
令侍從臺諫各舉忠慤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為都
轉運使繼又因廷臣之請諭宰執令於從臣中擇一二

人可備制置使之用者為安撫使蓋蜀之帥閫實任六十州安危或有疾病危急必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歲始克到官一去一來之間至為利害之決我孝宗所以留意都漕路帥者皆欲以為制使之儲也矧今事會搶攘人情震蕩如去年帥在原上數月信息不通或欲從中臨遣則以為緩不及事或欲就近選差則未能盡厭人言迫不得已至有衆建便宜而漫差撫諭者帥才不儲其弊至此雖幸敵自退舍帥已下原然四年驅馳者常

抱玉關人老之嘆十連置副者屢上金城乞骸之章若非宿儲豫蓄參錯布置求所以為輪代者則倉猝臨事何以應手乎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供一世用老成之彦固多後來之俊亦不弱蓋有班近星履而風力著聞者身到甘泉而志節慷慨者王遂也舊鎮荆州而得江湖心者久帥静江而有牧禦才者咸謂其人可當方面陛下倘仰法孝廟宣諭大臣遴選諸人分遣使蜀除以三路連帥或為大藩守臣如張浚名而盧法原自夔帥来

吳璘卒而汪應辰以成都帥至取之近地用以顓征其視萬里之遥至自一年之後者盖有間矣凡臣所陳四事雖無驚異可喜之論並皆著實可行之言蜀人未嘗不言而牽於私情言之不盡朝廷未嘗不行而忽於踈遠行之不力臣懇懇欵欵不厭於言者盖以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不敢欺君上而負父母之邦也臣恐一已之智猶有未周欲乞如淳熈典故令蜀士之在朝者公共聞奏毋以書問踈密而移其毀譽毋以親雠厚溥

而岐其愛憎破拘攣之說撤私吝之見各盡至公血誠以救鄉國仍乞陛下諭二三大臣精擇而力行之則蜀雖剥爛之後尚有復平之期也不然衣袽未戒而哨騎再來譬彼棲苴將不知所寄矣臣不勝拳拳

昌裔又論蜀事催王遂入蜀狀曰臣近者輒上奏章言蜀邊事首條四策次論三人並皆罄竭心思參伍聞見蓄之既久而後奏陳不敢顧卹人情欺罔天聽伏蒙陛下特采臣言命王遂以帥成都除楊伯雨以總餉事臣

與蜀人聞之感至欲泣何者蜀在萬里之外常有遐遺之憂今乃睠西顧如在畿邑此聖人不泄邇不忘遠之盛心也但臣論事一劄幾千百言對證處方乃救蜀之砭劑而側聽累日未見施行豈陛下留中而未曾付出耶抑既付外而大臣不以衡慮耶遂既委以西事即合亟令陛辭趣其兼程前去庶早到一日則有一日之備而巽亟屢上內引無期臣恐夏潦一生秋風一起敵騎突至而戎車莫前則是雖臨遣帥臣而無益于事也總

計既巳改畀伯雨即合下臣前章俾令疾速之任庶可
黜磨錢物以備急缺支用今伯雨既除而癸仲未聞顯
黜臣恐舊者幸脫新者控辭過時失糴軍食乏興則其
徒黨必將諉責於易總之非計也臣竊詳遂之遲遲其
行者必以專閫勞勩或有易置之疑癸仲之悠悠議罰
者必以上下交結曲為廻護之地所以言者愈急而聽
者愈緩蜀民之痛不啻項刻千古而朝廷所行視為閒
慢常程臣竊惑焉臣近聞北兵破階窺文欲為幹腹深

入之計又攻打蕃族徑為間道取蜀之謀姦計日深人危不保得制副丁黼書云蜀人所以助錢助粮者只買一箇不投拜又成都憲張起良書云西州助軍錢百以上萬緡十餘萬且為一路人請命觀此事勢直可寒心若或顧惜顏情互持意見以將危將亡之疾證而作不緊不切之治療將恐氣斷脅絕神離本僵蜀之命脉不至大斃不止也臣憂切家國用敢重瀆聰明欲望聖慈特紓憂顧亟將臣所陳四事宣示二三大臣或行下帥

閫令作緊措置早賜遂以內引促其入蜀之期併付伯
雨以㸃磨亟求裕蜀之策所有癸仲乞賜鐫職罷黜以
慰蜀人公望臣盡言及此遑卹其他謹録奏聞伏候勑
旨
昌裔又論今日病勢六事狀曰臣嘗端居深念細察天
下之脉以為方今病勢有積虛之證三瀕危之證二垂
亡之證一若其他隨部而換形者難徧以疏舉今之醫者
例曰脉細而氣虛者補脉大而形危者平遂變證以治

療而不窮本原以理之至於沈頓促急則諉曰無方藥
可為也其不幾於護晉侯之疾而郤秦緩之醫哉不信
仁賢則國空虛言國以賢者為精神也往者趣名故老
旁招時髦雲聚于朝咸謂必成雨矣閱時未久氣數復
離有甫參政路而以殄瘁告者有僅班資殿而以鄉郡
歸者有不拜從槖而奉祠還里者有不受美官而引疾
卧家者甚至海濱忠清之老屢詔而不來臺省挺直之
彥相繼而引去更化所名其留幾何縱有一二留者又

皆愁病沮抑而各有退心既不能退又不能遂此何等
氣象而見於盛時耶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言國以
資實為根本也往者三京之役邉儲一空收楮之令帑
金盡耗已事遄往不可復追若能省穡而用之尚可息
補也奈何事變錯出征費無窮督視之行緡以七百萬
計襄梱之犒賞以五百萬計沿江命帥以三百萬計諸
將招軍以二百萬計蜀中撫諭亦以一百萬計一兵之
遣一鏹之支皆仰朝廷不可枚數而況三總經費科降

非時諸路和糴予本不繼行齎居送在在枵然脫有方
千里之旱又何以供餽乎兵不精利與空手同甲不堅
密與袒裼同古人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也今士馬
物故符籍單虛戍淮之兵殲於戰防江之兵死於叛荆
楚壯士十喪七八山西勁卒額僅三萬所招新軍率皆
烏合而倚為捍衛者一皆狼子野心加以器甲朽戈矛
鈍蒙衝海鰍舊制不存蒺藜拒馬古法不講銳首擊刺
之不利克敵年力之不強凡中國長技恬不之習是不

幾於以卒予敵乎此臣所謂積虛之證三也北兵深入
疆之外邪先侵蜀道九郡丘墟繼犯京湖十州疲獘焚
燬我室虜劉我民野無炊煙路有宛骨甚者河南投拜
之户秦鞏羈窮之酋皆假其名交鬭吾圉敵來而不知
備敵去而不知襲方且泛泛條具悠悠歲時議恢拓則
信喜功之人謀斂戍則靠求成之士蹙國者無所承而
退開疆者無所禀而行持散漫不決之謀而欲當飄忽
難制之敵臣恐今年所憂又有重於去年矣蟊賊内訌

比之惡疢蜀口四戎司之兵遇敵輒潰京西五州之叛見間竊起摧鋒踏白向利禦寇而今乃為寇克敵忠衛昔為王民而今乃殘民近者浙江鹽寇又見告矣長虵封豕洊食四陲而饑虎餓狼乃為蕭墻之禍如此招撫以柔之則長亂剪伐以威之則蹙本若夫往来不問而縱其横行至以國家儲衛之官而加叛服不常之將豈所以懾天下哉此臣所謂瀕危之證二也然而外患雖危内寇雖迫有民與守則危可安也迫可紓也今内外

諸事一切受病惟有民氣縷息尚存然數年以来斵而喪之者亦多矣六月征伐而困兩淮之民連年科調而困四川之民兩州歸附而困京西之民十乘征行而困沿江之民舟船結雇而困沿海之民濠梁浚築而困荆湖之民税畆折納而困江湖閩浙之民朝廷政令不詳審以遽行州縣姦貪又夤縁以為利故有朘民之膏以進羨剥下之膚以覬遷苞苴之禁漸寛寵賂之風復熾自是牧養無良吏而田里皆疲氓矣嗚呼國事益急民

心愈危今又以貪吏行暴令而速之將恐瓦解之禍立至不特阽危而已此臣所謂垂亡之證一也臣嘗讀國史竊見靖康初李綱以時望居省府楊時以舊學居諫垣許翰以耆德為中司胡安國以經術為右掖崔鶠李光余應求以直道為臺諫种師道劉韐宗澤以威重為將帥一時人才不可謂之不聚京師兵十餘萬諸道兵二十萬河南北兵二十九萬河東北保甲三十五萬延豐倉積粟四十萬碩天駟監戰馬二萬疋宣栶造車千

餘兩京師棄砲五百座衲襖棕衫之屬一一皆有椿管則兵儲不可謂之不豐然常勝義勝舉軍迎降宗維宗傑分道入寇河氷一渡而中土横潰遂不可支是豈强隣叛卒果善戰耶盖自花石綱之擾而江淮之民怨造作局之置而二浙之民怨輸燕山米而兩河之民怨科免夫錢而諸路之民怨本實先撥人揺不寧其所由來非一日之故矣今陛下更化願治將有意乎元祐之盛而天下事變膠轕不幸而近類宣靖之時安危樂亡直

可凛凛臣謂藥不瞑眩不足以起沈痼醫不倉扁不足以弭外邪欲望陛下去讒遠色以扶植人才克己節用以愛養邦本罷營繕土木之費專以修車備器為事省閒慢文書之務一以備邊禦寇為急而又君臣上下兢兢業業日以小民祈天永命為心凡中外蠹國害民之政一切寢罷如此則可以回天怒而銷敵祲矣謹録奏

聞伏候勅旨

貼黄臣竊見履畝之令朝廷不得已而行之使行之

而有益於楮猶可為也今令行已久而楮價不增則是救弊果何益乎臣訪聞畿輔之間中戶盡數已納而大家往往幸免州縣長吏不惟不能體朝廷之意而反以旁緣為私故有促辦催入而久不解者又有那移他使而規自利者於不得已之中為甚無已之政此則汙暴之責民其何以堪乎臣願陛下明降睿旨截日住催使六路之民戶知德意其有守令占吝不以實上者各許本路監司覺

察以聞庶幾吏姦可戢民氣可伸實非小補

昌裔又論朝廷重輕狀曰臣聞朝廷者天下之榦也朝廷重則天下治朝廷輕則天下危天下之安危治忽不在乎他在乎朝廷之輕重而已矣木之身正然後枝葉可附以立人之表端然後支體可依以行朝廷之榦強然後郡縣邉鄙可恃以無恐表著宗仰之地不先正固立事而欲以運掉天下難矣哉近世以來則榦弱本顛而積輕甚矣蟊賊內訌襄樊失據封守之臣何所承王

命而遁偏師出境宿永歸疆北伐之將何所禀朝筭而行自山以南漢為重為帥者以何而退屯漢東之國隨為大為守者以何而徙治此帥守之輕朝廷也鄂州戎司節制於㳂江舊矣而懷異志者敢以公牘而數制臣之罪金陵騎帥共事於齊安久矣而起攘心者至以文榜而聲帥閫之非救襄尪將留以總戎重事也乃不俟命而歸淮東防海舊戎檄以赴闕厚恩也乃不受令而趨海道此邊將之輕朝廷也以僨軍而謫衡者乃造屋

於武昌以殲民而竄永者乃管軍於荆渚丹書未雪者
已經營幕府之辟彈墨未乾者或僥覬麾節之求此官
吏之輕朝廷也禁營之卒屢出詐語以撼都人江上之
軍時肆讙言以譁府寺興沔戰散之士以衣糧而罷狀
總所文龍招收之兵以調遣而抗拒制司此士卒之輕
朝廷也甚至窺隙而爭見間而起盜賊有輕王官之心
戰者自戰和者自和遠裔有輕疆吏之心積此衆輕牢
為一病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此豈可不反其本哉朝有

耆艾魁壘之士則威望重有諫諍輔拂之臣則紀綱重禮樂政刑自天子出則國體重廢置予奪以王柄馭則主勢重令者國之重器審重則君尊國安兵者國之重權居重則本大末小戰守持重不以輕試則天下無殘民名器謹重不以輕授則朝廷無倖位兩河削地直以裴度處置得宜三鎮革心專以德裕戒敕有體是朝政之重在輔相否則朝廷無人而為亂賊所輕矣汲黯面折廷諍而淮南畏李勉不避彈劾而朝廷尊是國法之

重在臺諫否則國家失士而為天下所輕矣宿衛倡亂而朝廷不復窮治故髙歡還而結客政刑廢弛安知非所以啟姦萌藩臣造朝而朝廷事柄不一故從諫歸而益驕事權錯出安知非所以滋亂象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號令數改則君命輕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遜之人政事獨運則主威奪矣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佳兵弗已則國危矣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惟賄是聞則民散矣臣竊謂朝廷

者先皇帝之朝廷也若使下之奸上小之加大士卒之陵主帥匹夫之輕量大臣皆非所以慴天下而尊朝廷也陛下若能審於立國而戒臣之所謂六輕强於為善而取臣之所謂八重以此而責廟堂以此而勵臺諫又以此而儆内外遠近之臣有德必進不任職必退名器必謹政刑必清威權號令必肅使狙詐有所憚而服遠裔無所侮而動則國家尊安廟社深固危於綴旒之天下將復重於九鼎大吕惟陛下暴臣此章於國中而與

二三大臣亟圖之

昌裔又論救蜀四事疏曰臣竊惟蜀冦深矣蜀禍慘矣以藝祖蕩平之境土而今被天下莫强之冦以高宗涵育之人民而今遭振古所無之禍紹定辛卯敵闖利閬利閬以外本實未盡撥也端平乙未敵侵漢沔漢沔以內生聚未盡空也迨至去冬其禍慘甚蓋自越三關破三泉摧利擣閬窺文撓巴而利路虛矣燬潼遂殘果合來道懷安歸蟻廣安而東州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踐

卭蜀彭漢簡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喪七八矣毒重慶下涪陵掃蕩忠萬雲安梁山開達而夔峽之郡縣僅存四五矣又况敵所不到之地悉遭訌潰之攪民假為潰假為敵而真敵之兵往往借我軍之衣裝旗號愚民耳目而卒屠之蓋雖荒郊絕島之間無一處而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今幸敵兵自退境土漸歸將士乘時皆以捷至然昔之通都大邑今為瓦礫之場昔之沃壤奥區今為膏血之野青煙彌路白骨成丘哀恫貫心瘡痏

滿目譬如人之一身命脉埀絶形神俱離僅存一縷之氣息而已陛下乃睠西顧不忘遠民首重樞臣肇建宣閫取一國之望而用之可謂得其人矣然竊惟西事壞爛之極塵氛未撲江路未清更置迂怠期宣閫悠悠未聞被受但得之親友書問咸謂三邉虜劉遺黎殲盡而幾於無民諸郡殘破公私赤立而幾於無財軍伍逃亡率皆為敵向導而至於無兵農業轉徙不得以時耕耨而至於無糧以蕩然虛空之事力而當倏然飄忽之敵兵

雖百亮復生不能為蜀計矣若非朝廷速調援兵多給軍實大明黜陟通暢事情如藝祖取蜀之規模高宗保蜀之調度趣急經理以捄顛危則秋深路熟哨騎再來是亦坐待其斃而已臣猥以書生不識時務誤蒙恩命俾賛軍籌凡軍旅之事不可豫度經理綜畧當從其長而行惟事關于朝廷而脉絡相貫者敢代臣𡈼為陛下告謹具條列于後

一蜀兵舊以十萬為額盡皆關陜五路勁軍中興諸

將以抗金人而護蜀門者此也開禧之變招填僅及八萬巳卯之潰消折不滿七萬端平以後戰散尤多臣參以前年所聞止有三萬之數迨今去冬敵騎深入則赤籍散亡愈不可考矣或望風退走而奔竄於巴山或遇敵奔潰而衝突於内郡有假敵裝束而摽掠於民財有為敵向導而焚爇於仕族大率軍心蕩壞巳非一日不潰則叛不叛則降紀律蕩然而幾不能軍也嗚呼國家百年竭蜀膏

血以養兵今也不能為國禦寇而反資敵為寇非
所謂困民力以養亂耶竊觀昔之師蜀者當軍政
敗壞之後則必取諸道之生兵制一方之死命如
李德裕以安定軍來溫造以河中軍來高駢以天
平軍来我之中權力渾氣盛所以驕兵悍將莫不
膽寒於心腹況今蜀之兵籍零落無幾而一二存
者又皆習為亮回則欲制此患其可無本領以勝
之乎竊惟高宗之遣張浚宣撫川陝也付以親兵

千五百人騎三百及八字一軍以從而諸將如劉錫趙哲王彥皆在浚軍時東南事勢非不孔棘而猶且那摘調遣者蓋以重上流之勢陛下既以命浚之事而命㚒矣欲乞參稽典故於江淮荆鄂撥一萬兵往援西蜀以聽宣閫節制則威聲聳動勝氣畢張遺民必曰有天兵来人心可恃以無恐矣諸軍必曰有外兵至吾屬不可以陸梁矣此最救蜀第一議欲乞睿斷施行

一蜀中財用之困始於炎興在趙開時歲收三千三百四十二萬而所支之數乃多五十二萬有奇在李迨時增收三千六百六十七萬而終歲所出又多一百六十二萬自是而後入少出多調度轉急臣嘗以紹定一歲之數計之所收二千四百九十二萬餘緡已減紹興所入之一所支五千一十六萬三千餘引乃過紹興增支之半前後總餉卒坐之興每以二千五百二十四萬之數仰給朝廷科

降不啻如赤子之仰哺此蜀賦本末也今自敵騎深入根本盡竭又非前日比矣制總兩司之積蕩於閬州茗漕帥司之藏截於廣郡而公府之財帛空富家中產之金帛席卷於敵都鄙郊邑之窖藏焚棄於盜而私室之民力空最可痛者沃野千里蕩然無民離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疇不闢堰務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種不知兵食將何時辦軍貲將於何取給耶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未有無

人而有財用者也蜀之所產者茶鹽今道殣相望何有乎食用之家蜀人所仰者酒稅今商旅不行何有乎征榷之利經常調度無一可以指擬而況經理殘破去處費用百出欲以赤手取辦抑亦難矣昔趙鼎之為宣撫也乞錢七百萬緡度牒二萬道師號二千五百道金帶二十條絹三萬疋米二萬石當全蜀富實之時而朝廷撥助宣司猶且優厚如此況今事勢窮蹙措手極難若非朝廷於常

年科降之外檢照紹興舊比特捐内帑金帛千萬餘緡以為臣㚶建閫之費併撥荆湖米數十萬石以為今年餉師之用將恐財竭兵饑米盡人散而蜀事去矣此又捄蜀急切之務乞陛下諭二三大臣速賜施行

一賞罰者國之綱紀也蜀遠朝廷人心易墮必資刑賞興起精神張浚之宣撫川陜也應有功績合推恩賞必關宣司審實給告胡世將之盡護蜀帥也

如遇黜陟待報不及許以一面便宜施行賞罰信

而事權專所以役使羣動而訖濟艱難者此也近

年事體與此相違僨軍棄城者以有貲而罰不加

仗節死義者以無力而功不録猥充厮役者得以

掛名而僥倖親冒矢石者反以覆實而沮格黜陟

無紀功過不分所以敵騎一來將士解體少有為

國用命者且以近事言之如耄帥之棄師喪地兇

童之撓政酷刑狂士之行賕罔上見於臺諫所抨

其罪彰彰有不容掩者方且覆護不加顯黜何以慰百萬之生靈正戎之歿於劫寨副戎之隕於守隘制參之死於城郭封疆見於諸處所報其功偉有不容泯者方且遲疑未行優卹何以勵三軍之死士今蜀大亂之後當以誅賞為先欲乞朝廷大明公道望風退走者雖未盡誅而衆所怨歸者亦合先議謫罰隕身鋒鏑者雖未盡録而死節之明著者亦合亟用褒嘉命德討罪務令盡合天理

以收渙散之心或如李綱所請置賞功一司專令樞屬兼領其事如冒賞不實許告推治遇敵不戰按法必誅別立約束行下則士未有不感奮者此亦轉移蜀事之機括也

一郵傳軍中之耳目也蜀遠萬里叫呼難聞全藉置郵以通氣脉故吳玠之宣撫川陜置軍期遞凡有警報不過十八日可聞於朝廷丘崇之制置成都創擺鋪遞凡有奏請不過三十五日可徹於都下

所以軍情達而民隱伸壅蔽通而報應速也近年以來舊規紊廢軍中之遞不以報邉警而但為交賄之驛川中之遞不以通脉絡而徒為寄書之郵甚至以游士為承受以幹僕為通進事勢稍急則曲為覆護而不使衆聞私書未辦則動多稽留而不以時發不知軍事呼吸之間有凶有危朝廷應報之際宜速宜急豈可以軍中之耳目而徇人情之私計哉然此特在外之郵傳然也御前金牌向

者半月到川今則往往幾月而不至夔門客院雖
黃牌向者兩旬至蜀今則往往三月而不達諸郡
差除之所以壅滯應報之所以稽遲科降之所以
愆期功賞之所以沮難上下痞隔而日月淹延皆
氣脉之不通然也臣願陛下留意西事還郵傳於
奏邸而勿使私人得以執報發之柄考郵置於客
院而勿使諸吏得以愆報發之期又如淳熙間帥
臣所請欲以都司官知首尾者專一人報應蜀事

凡申請辟差並許晝時擬行此亦通導血脉之樞要也

右件四事並皆至切至急之務故臣晝夜思度首進此說而又有事之綱領在於德意志慮者敢為陛下終言之自昔多難之後必有詔令以凝聚人心如張浚之遣行既親書詔賜之便宜黜陟又有詔賜川陜官吏軍民胡世將之建閫既以親筆賜之者四又有詔戒喻將士者二君臣之間叙情閔勞如父詔子恩意無間所以二

臣感奮三軍鼓動并謀合智訖濟中興之功葢有忱辭
實意以感人也況今蜀變之餘痛猶未定授任之帥擔
荷極難所宜仰體紹興德音内出一紙一喻蜀之子弟
又宜仰遵高宗手詔親洒宸翰以付宣閫之臣蠲租薄
賦以業流徙埋胔掩骼以仁死喪貸牛借種以勸耕農
録善䘏孤以繼絶世生聚教訓還定撫摩少須過冬敵
不再至則蜀雖蠱壞剥爛之極尚有否傾復存之理也
惟陛下與二三大臣亟圖之

貼黄臣竊見仁宗嘗御邇英謂講官曰程琳心行不中時王洙侍讀聞之然上性寛厚琳後竟至政府葢仁宗無宿怒也又見孝宗御朝嘗指周必大曰此人反覆時宰陳應誠進擬聞之然聖度恢廣必大竟蒙柄用葢孝宗能忘人之過也人臣事君各盡職分一時雖被震怒而終至簡眷不衰者豈有他哉君譬則天也譬則父也為人為子雖有過誤在天與親不無譴責然事定則止理久則回豈終

於怒而不解釋哉臣謂朝廷犯顔敢諫之臣即他
日仗節死義之臣也更乞以天地父母為心仁祖
孝宗為法培養扶持以壽氣脉不勝幸甚
起居舍人蕉侍講牟子才上疏曰臣聞蜀猶一大棊枰
也論蜀於今日將有垂亡之形則救蜀於今日當有急
切之著亡形具而無急著以救之則亦亡而已矣蜀與
吴相為存亡者也蜀亡吴亦豈能獨存然蜀亡形已具
其可坐視無一著以活之乎且漢中前瞰米倉後蔽石

穴左接華陽黑水之壤右通陰平秦隴之墟黃權以為蜀之股肱楊洪以為蜀之咽喉四獄三塗皆不及也今為敵所據則亡形成而人束手矣益昌之南陸走劒而外東西川在焉水走閬果而去適夔峽焉西則趣文龍二州東則會集璧諸郡而烏龍桔柏又在其前歐陽詹以為九州之險司馬光以為秦蜀之衝四會五達不可失也今為汪雛所城則亡形具而人寒心矣夫有垂亡之形而未至於遽亡有欲絕之勢而未至於遽絕萬一遇

急著馬則亡可存絶可續蜀尚可為也安可以為遂亡而委之於不可救歟然嘗審覯時機斟量局勢而得其說焉一曰補軍籍之闕蜀口右護軍本曲端吴玠關師古之徒關西部曲也舊以十萬人為額休兵後有名籍者猶九萬七千餘人安丙帥蜀以錢糧數狹沙汰為八萬人後來事力不及節節減七萬人通忠義之數猶為十四萬人丙申以來逃亡死損所餘無幾今以所聞參之興戎司見管四千六百餘人沔戎司僅及三千人金

戎司不及千人利戎司約七八千人此四戎司見管之數也此外有嘉定安撫司所管慶定精鋭兩軍及增戍之軍共五千餘人利閬劒諸頭目所部或三四百人或五六百人瀘帥司之軍不及千人巴州所管武進軍今止有二千餘人得漢堡所部三百餘人制司帳下安西保定飛捷先鋒等共一萬四千餘人夔帥司不及千人總而計之不滿五萬人之數今四蜀田畝盡入軍屯制總科名悉歸大閫商賈百貨盡籠于官十年之内乃不

能增添一兵以補舊額真可痛恨往事已矣失今不圖闕短呈露愈見衰颯不振非所以壯吾軍也議者以為當招集新兵三萬人朝夕訓練以為進屯之備且慰安田楊二家歲以其兵來助亦可大張軍聲或可背城借一以却敵騎如此則蜀尚可為若憚勞惜費慮不及此敵必乘虛攻吾之瑕則備多力分莫能制其死命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絶矣二曰籍義勇之士四蜀近邊緜閬巴達次邉惟渠蓬六郡租賦所入無幾議者謂莫若舉

此六郡之民依向來梁洋義士法照逐戶稅籍高下或一丁或兩丁以至三丁料揀為兵却與盡蠲輸或每丁與免家業錢三百緡令其自辦衣裝自置軍器每十人為一甲五甲為一隊五隊置一副將十隊置一正將逐縣置一部轄州置一總轄以統之每歲春秋教閱至防秋則團結於逐郡城中就令守禦不測聽制司調遣其如錢糧過守戍則始與支給至放散則仍令耕以自養如此則平時無養兵之費而緩急有制敵之用如聞米

倉之南地名三會去歲敵兵來侵不循常道惟於此處會合諸兵分入它路一屯向利一屯向巴蓬一屯向渠廣以為當起六郡已籍之民聚為一大屯堅守此地以扼敵衝使先人有奪人之心則蜀尚可為若遲疑不發敵復重尋舊路會兵於此不惟六郡生靈俱屠而為蜀之大計轉見謬誤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絶矣三曰壯分屯之勢敵據漢中去歲出兵乃越米倉以南臣以創議欲調六郡義士分屯三會以却之盖欲阻其越險之謀

也今敵又城利則劒閬乃其切鄰豈可畧無蔽障哉議者以劒門天險實為户樞昔守三關無所事此今既退守險實可因莫若分三戍之兵併三小屯之卒令及萬人阻關為固而遴選智勇之將申出軍實而訓其不齊以遏敵騎突入西川之路大獲一堡形勢雖斗險然規模窄狹不當要衝止可以作家計不可以禦敵兵莫若於閬州境内踏逐一險要去處大為城築約可安萬人與大獲犬牙相制分調諸戍之屯益以新募之卒令及

萬人阻山為固而遴選驍騎之將晝夜閲習以過敵騎出葭萌之衝兵法又云兵及萬人之屯而後敵不敢過今若依數招募創為東西二屯以相掎角如連棲之雞彼觸則此應如常山之蛇首擊則尾應使敵之後騎進不得抵巇於前退不能襲擊於後蜀尚可為若以無兵為解使敵用此計城利之外又進此屯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絶矣四曰奮撓擊之威敵進七百里而城利豈曰無謀雖上下以運道艱澁為説然敵日課諸軍人打三

升粮以備日食而利以西白水一帶又皆平疇若種麥以待其熟而漕以小舟豈憂乏粮議者以為當及粮道未通之時與二麥未熟之際常出游兵以擾擊之困其事力絕其命脉然後徐起而圖之此計之最善者撓擊之地各有方所守閬中者當於葭萌青山木瓜等處撓之守劍門者當於白水陰平階文等處撓之伺其怠而為攻刼之圖乘其機而行掩襲之策使取粮之兵不得越足於吾地而耕耨之夫不得施功於彼土曠日持久

情見勢屈遂可為我鎡基如此蜀尚可為若置之度外敵反用此計出沒於劍閬之間鈔掠困我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絶矣五曰固根本之地敵自丙申以來惟知嗜殺以逞咸逃難之民值者輒死父母妻子駢首就戮膏血原野可謂慘矣幸而竄伏得免深山窮谷間有存者而孑遺之民生意一髮況十許年來田畒之利盡歸軍屯而科糴軍需之苦反甚於有田時也塩酒之利併歸制司而過數增榷之害反甚於無事時也以至黎雅番

貨彰明烏附施黔板木盡入私槖而商旅失業怨聲載道則又人所不忍聞也既不能庇其死又以戕其生彼方計出無聊而敵騎突入不殺之令甫下誘餌之術甫施凡民無知苟逃性命有不獲已相率去之計其數不下二三百萬人由是南畝空虛種類斷絶雖間有脫身來歸之人又皆室閭不存人牛俱喪雖欲自活其道無由令制臣初至規橅一新若能精選縣令專以招集耕農課其殿最戶口增多者爵之數僅及中者賞之視舊

有虧者罰之布宣德意勞來還安分以耒墾田疇給以牛犂種子且將目前一切無藝之征諸處科糴之擾分司妄作之弊武臣攝官之害悉皆蠲除使離散之鴈復安於中澤逃潜之魚復止於深淵喘息小定必能為國耕種為國輸利為國貿易相與效死弗去則蜀尚可為若不知愛惜敵用故智盡噉遺黎以去不出三年蜀之命脉絶矣六曰嚴三城之守重慶為保蜀之根本嘉定為鎮西之根本夔門為蔽吴之根本得人焉而守則金

城湯池其勢鞏固萬一有一守閫者異志雖使忠臣義士固守其土亦不能正其行路買門之姦此計若遂守將為其所得軍民為其所屠如辛卯之西和辛丑之成都者有之矣今三城既立守備固嚴尤當以腹心之士分守三城之門議者謂闗表土豪散居四方若能溫言說諭厚募招來官其頭目之人示以功賞之信彼必欣然樂為吾用然相道里之遠近而分撥之其在西州者就令居嘉城其在東城者就令居渝城其在峽外者就

令居夔城假以屋廬聽其營運比及秋之際專令各守城門彼山西之人負勢尚義必能感激思奮相與固守彼爱惜人家自為謀計必能盡其死力相與固守一舉兩利此為至謀若棄而不用敵騎薄城必行重賂以買門不待三年蜀之命脉絶矣臣區區愚忠去秋直前嘗於貼黄力言韓宣雖守夔張實雖守渝俞興雖守漢嘉而防遏當在上流又謂利閬之間當置一大屯是時敵未有城利之事也若聽臣言稍施行其一二雖不能大

有所益或亦可以伐其城利之謀令城已就矣險已盡矣事已無可言矣而臣憂國不能自已猶欲於舉枰未定之時進此急著以活曩誤若猶以臣言為迂遠而欲專倚仗於夔門一城以為保護吳楚實在於是此子囊城郢計也臣見脣亡齒亦寒矣況夔之上流褰裳可涉之處不一而足萬有一踏淺渡江轉戰而南則由施黔而趨鼎澧由鼎澧而趨江南置夔於不顧之地則蜀非吾有矣臣去蜀十又七年日夜憂憤雖力弱才腐不能

備戎行致死命以報國家猶幸日覲清光可以吐露胸臆比因進講從容伏蒙陛下憂軫蜀邉賜以清問至於再三臣雖随問随荅言其大槩然積蘊未盡謹效魯女之悲偏采蜀人之論條為六策以復清問陛下鑒其愚忠而賜之施行不特臣之私幸將西土之實幸不特西土之幸將東吴之大幸若夫輕觸天威罪當萬坐惟陛下赦之

試閤門舍人王霆入對曰恢復之説有二曰規撫曰機

會顧今日之規橅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
加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
敝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糴之害徒慘官有土地而荒蕪
民因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
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儆官易以迋
意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耗於囊橐包苴以言戰功則
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輕敵開邊
以肉餧虎夫以規橅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

輕進恢復之説以誤上聽哉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之臣悉懲其舊而圖其新規橅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

帝稱其言可采

殿中侍御史李宗勉率合臺上奏曰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絶莫知存亡諸司退保䕫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丘墟嗚呼危哉陛下誠能亟下哀

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之費止錫賚絕工役出内帑儲蓄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東淮西為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强壯者以充遊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

震蕩矣或謂其勢强盛宜於講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